

儿时冬至饺子香

华玉琳

冬至的饺子,承载着最温暖的童年记忆。每当北风呼啸、寒气袭人的时节,家家户户飘出的饺子香气,总能唤起我的内心深处最柔软的情感。

记得小时候,冬至的前几天,母亲就会开始准备包饺子的材料。面粉、猪肉、白菜或是韭菜,这些寻常食材到了冬至这天,便显得格外金贵。和面是冬至吃饺子的序曲。那时家里穷,粮食少,特别是小麦面更稀罕。

每到冬至前几天,父亲总是提前买袋面送来家(利用他自己的供应口粮,凭票到粮管所购买)。到了冬至这一天,母亲总会将雪白雪白的面粉堆在瓷盆里,像拢起一捆月光。她加水很慢,边倒水边用筷子搅成絮状,再下手揉搓,粗糙的手掌还带着裂口,却能把面团揉得光滑柔韧,盆沿随着她的动作而发出“哐当、哐当”很有节奏的响声。面和好了,全家人围坐在厨房里,剥馅的剥馅,擀皮的擀皮,欢声笑

语中,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就诞生了。

包饺子时,母亲还对我们兄弟几个说,看谁先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,吃到1分的来年事事顺利,吃到2分的来年能多挣钱。有时,我们兄弟几个还会因为这个事而争得面红耳赤。

最难忘的是煮饺子时的场景。锅里水花翻滚,饺子像小白鹅一样浮上水面,厨房里弥漫着面香和肉菜香。母亲总会先捞出一个饺子,让我尝尝咸淡,那一口的温热鲜香,至今想起仍让人心头暖意融融。这时,母亲总会在一旁笑着对我们说:“慢点吃,吃了这饺子,耳朵就冻不掉了。”

长大后才知道,我们吃的不仅是一种食物,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。从张仲景的“祛寒娇耳汤”到今天的冬至饺子,这一习俗已经延续了近两千年。饺子形状像耳朵,吃它暗含“护耳防冻”的期盼;馅料里的肉和菜能补充热量,刚好应对数九寒天的凛冽寒气。

“舒服不如倒着,好吃不如饺子”的俚语,道出了饺子在民间美食中的地位。而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的民谚,更是生动体现了这一习俗的民间基础。

又逢冬至,如今,虽然生活节奏加快,但冬至吃饺子的传统仍在延续。窗外依旧寒风凛冽,我们每年冬至这一天也包饺子吃,锅里的饺子也翻滚出热气,虽少了几时的烟火气,却有熟悉的味道穿越时光,瞬间勾起那些围着盆火、守着锅台闲话家常的记忆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,不妨放下手机,和家人一起包一顿饺子,重温儿时的温暖记忆。

冬至饺子,这一承载着千年食俗智慧的传统美食,不仅温暖了我们的身体,更连接着过去与现在,延续着家庭温情与文化脉络。每当冬至来临,家家户户飘出的饺子香气,都是对传统文化最鲜活的记忆与延续。

冬至大如年

胡晓峰

天时人事日相催,冬至阳生春又来。冬至,迈着清冷的步伐来了。老辈人总是说“冬至大如年”,这句话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,带着饺子的香味,是比过年还要庄重几分的热闹场面。

冬至,是二十四节气里最早被确定的一个,3000多年前的周代,冬至这一天便是一年的开头。相传,在冬至这一天,周天子会带领百官祭祀上天,祈求五谷丰登。老百姓则会打扫庭院,祭祀祖先和神灵,把一年的辛苦和心愿都放进仪式里。时光流转,岁月更迭,冬至像过年一样的氛围,却从来没有减弱。旧时官府也会在这一天放冬至假,边塞闭关,商人停止营业,普通人家早早换上干净衣裳,提着自己家里做的点心走亲访友,道一声“冬至安康”。

我家的热闹劲儿,大概就是来自那碗热腾腾的饺子。小时候,冬至天刚蒙蒙亮,父亲就去镇上称两斤五花肉,母亲则在厨房里擀饺子皮、调饺子馅,案板上的面团揉得很光滑,剥好的猪肉白菜馅透着鲜味儿。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,母亲

念叨着老一辈的俗语,手里的饺子皮被捏出好看的褶子,整齐地放在竹筛上,就像一排排胖乎乎的小元宝。水开下饺子,三遍凉水一过,饺子便熟了。趁着热乎气吃几个,冬日里的寒气瞬间被驱散。

与北方吃饺子不同,南方的冬至是要吃汤圆的。咬上一口又甜又香,软软糯糯的。那股暖,便顺着喉咙直抵心头。

我忽然懂得,北方的饺子与南方的汤圆,虽形态各异、风味有别,盛在碗里的却是同一种暖。一碗是面皮裹着馅的扎实烟火,藏着北方人对冬日的热忱;一碗是糯米包着甜香的软糯温情,映着南方人对时节的珍视。它们都是冬至最妥帖的生活注脚,把对家人的牵挂、对岁月的期盼,都包进了方寸之间。

岁月匆匆,如今的冬至少了点氛围,但骨子里的那份“冬至大如年”的温情从未淡去。它仍是刻在国人血液里的眷恋,是对家的牵挂,对春天的期待。在这个白天最短、夜晚最长的日子里,愿每一盏灯火下,都有温暖的陪伴,静静地等待春天的到来。

冬至藏暖

张丹

风把日头吹得矮了些,檐角的冰棱挂着细碎的光,冬至就踩着霜气来了。

冬至这天昼最短、夜最长。天刚蒙蒙亮,巷口的老银杏树落尽了最后一片叶,枝丫疏疏朗朗地映在灰蓝的天上,像一幅淡墨勾勒的画。灶房里飘出了香气,母亲的手在案板上轻轻揉着面团,糯米粉的白,混着红枣的红,在瓷盆里漾出暖融融的颜色。

小时候总盼着冬至。我总是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台边,看水汽从蒸笼里袅袅升起,漫过窗棂,在玻璃上凝出一层薄薄的雾,伸手画个歪歪扭扭的太阳。转头就听见母亲喊:“吃汤圆喽。”白胖胖的汤圆滚在青瓷碗里,咬开一个小口,甜糯的馅儿流进嘴里,连带着冬日的寒凉都被熨帖得妥帖。

老人们常说:“冬至大如年”。这一日,总要祭一祭天地,敬一敬祖先。案上摆着刚蒸好的年糕,还有几碟清清爽爽的小菜,香烛的烟丝细细的,飘在堂屋里,添了几分肃穆,又藏着几分烟火的暖。邻里之间也会互相送一碗汤圆,或是一碟饺子,门环轻响,笑意落在眉间,寒暄几句,日子就有了细碎的甜。

午后的日头慢慢爬高了些,阳光透过窗棂,落在晒着的腊味上,腊肉、腊肠泛着油亮的光。猫儿蜷在竹椅上打盹,尾巴偶尔轻轻晃一下。墙角的梅树攒着小小的花苞,裹着一层薄霜,像藏了一冬的心事,等着一场雪来,就簌簌地开。

雾散了,阳光漏下来,在地上投下淡淡的光斑。邻家的老人搬了竹椅坐在门口,手里攥着串佛珠,慢慢数着。他说冬至是“日南至,日短之至,日影长之至”,这一天白昼最短,往后日子便一天天长起来,像日子里的盼头,慢慢滋长。我蹲在旁边看他晒的腊梅干,褐色的花瓣蜷着,却还留着几分暗香,他说泡在茶里最是清润,等开春就能喝了。

才过酉时,天就暗下来了。檐角的冰棱开始泛着冷光,老梅树枝丫间挂了盏红灯笼,光很柔,晕开一圈暖黄,把枝丫的影子投在墙上,像一幅淡墨画。母亲在堂屋点了蜡烛,烛火轻轻摇,映着窗纸上剪的“冬至安康”,红纸的暖色漫开来,裹着汤圆的余温,裹着老人的絮语,裹着这冬日里最绵长的温柔。

冬至是藏,也是生。昼短至此,而后日长一线,寒深至此,而后春便不远。就像这碗汤圆,裹着甜,藏着暖,在最长的夜里,酿出一整个冬天的温柔。

原来冬至从不是冷的极致,是藏在寒天里的暖,是守在夜深处的光,是岁月里最淡雅的期许——等梅花开,等白昼长,等春归来。

夜渐深,风停了,灯火次第亮起,窗纸上印着家人围坐的影子。风还在吹,却好像没那么冷了。

闲冬赶村集

唐筱毅

临近年尾,日子就像被谁推了一把,忽然就匆忙起来。闲下来的冬,心思却闲不住。耳边仿佛能听见几十里外村集隐隐约约的声浪,一声赶着一声,催着人往那儿去。

村集是活的。它不像城里的超市,规规矩矩。村集是从地上长出来的,带着土气,冒着热气。人一踏进去,仿佛一滴水落进了滚汤,立刻就被那沸腾的声响与气味包裹了。最先涌上来的是声音,不是一种,是千百种糅杂在一起,却又意外和谐的乡音大合唱。东边是粗嘎的:“白菜!刚离地的白菜!”西边是尖细的,带着笑:“柿饼,糯香的柿饼,甜掉牙咯!”中间夹杂着电子喇叭不知疲倦的循环。这些声音搅动着寒冷的空气,也搅动着人的心。

眼睛是不够用的。左边是翠莹莹的蔬菜,水珠还挂在叶尖上;右边是红通通的对联、福字,金色的字在太阳下反着光,晃得人心里亮堂。往前走,色彩愈发斑斓。女人们在衣帽鞋袜摊位前三五成群,摸摸这件毛衣的厚度,比比那条围巾的花色,将大红外套在身上比了又比,笑声像忽然惊起的雀儿,引得旁人侧目。她们是移动的花,装扮自己,也装点着村集。

男人们此刻大多成了沉默的背景,或是实用的“脚夫”。他们胳膊上挽着,手里提着,脖子上挂着,渐渐便成了活动的货架……偶尔在卖农具或树苗的摊前,他们才找回自己的主场,蹲下来摸一摸铁器的刃口,问几句果树的年份,神情笃定且从容。

逛饿了,循着香味挤到一处露天小吃摊。几张油腻的木桌边,围着的人不少。我要了一碗麻辣粉,还没吃,酸、辣、香气猛地扑上来。第一口下去,一股热浪从喉咙直冲到脑门,鼻尖立刻沁出汗来。紧接着,那复杂的滋味在舌尖化开,方才在寒风里浸透的骨头缝,都似乎一下子舒展开来。

日头不知不觉就偏西了,光线变得金黄而绵长,给拥挤的集市、给每个人身上,都镀了一层毛茸茸的边。喧闹声没有低下去,反而像到了终章前最华彩的乐段,更加热烈而集中。摊主们开始最后的吆喝,“便宜了!收摊价!”人们也加快了挑选的节奏,大包小包,挂在自行车把上、电动车踏板上,或者干脆用一根木棍挑着,沉甸甸地压在肩头。

我空着手来,此刻心里却也被装得满满的。这闲冬的村集,藏着乡村最本真的暖。